甘肃日报

时代先锋

唯有初心不忘

——追记心系群众的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

■新华社记者 刘亢 周亮 廖翊 涂洪长 姜潇

廖俊波（中）在政和县铁山镇东涧村向花农了解花卉生产情况（2014年4月18日摄）。 新华社发

当接到去市里工作的通知时，他和妻子商量，尽快办一件大事——买房。

于是，他把家安在了南平市一栋普通居民楼里，融进了这座闽北山城的万家灯火之中。

小区里的人，偶尔会碰到他，但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，也没人在乎他是谁。

直到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——

3月18日，一场车祸，终止了他鲜活的生命。

廖俊波，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、副市长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，在一个周末的晚上，走完了他年仅48岁的一生。

“一只好碗，打掉了！”消息迅速传开，街头百姓说；

“感觉没了依靠，今后工作要打起十二分精神！”工作搭档说；

“请你们好好写写他，对他是种告慰，对基层干部是种激励！”老领导说；

……

这个人都做过哪些事，会让他人惋惜、不舍？照片中那谦恭的微笑背后，曾有过怎样的人生风景？

新来的“省尾书记”

入夜，村民邓奕辉刚吃过晚饭，就听见一阵敲门声。

登门者指着身边一位面带微笑的中年人说：“这是县委廖书记，今天专门来看望您。”

石屯村，地处南平市政和县石屯镇山脚边，平时外来人不多，村民大多没见过县委书记。邓老伯既感意外，又不免有些紧张。

“老伯，身板还硬朗吧？能不能请各组的老乡过来，一起聊聊？”县委书记柔声道。

很快，几名村民小组长、辈分高的人，聚在了邓家厅堂。

“大家放开说，不要管时间。”县委书记说。

喝茶、递烟、寒暄，不一会儿，话语就热了。“县里搞开发区，我们支持，可廖书记，山上有我们600多座祖坟，怎么办？”

“镇里打算建一座公墓，咱让老祖宗也住住新房，好不好？他们楼上楼下的，不也热闹嘛。”大家听了，笑了起来。

“廖书记，以后征地标准提高，我们第一期被征的，不就吃亏了？”

“决不让老百姓吃亏，一定会补齐。”

“行！行！就冲廖书记您到家里来，我们一定大力支持，不算小账。”大家纷纷表态。

3个小时过去，大家意犹未尽。

政和，地处闽浙交界，武夷山脉纵贯全境。人均综合实力全省倒数第一，长期是福建省长挂点的帮扶县，被形容为“全省之尾”。县委书记，也被戏称为“省尾书记”。

“当官当到政和，洗澡洗到黄河”，这是当地干部茶余饭后的自嘲。每次省里市里开会，政和干部都坐在角落，轮到发言时一般快到饭点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无趣。干部调离政和，有时还会收到“恭喜脱离苦海”的祝贺。

2011年6月，廖俊波走马上任。

“郡县治，天下安。”县委书记官不算大，但领导着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，掌管一方土地，权力很大，责任和事务似乎也无限，还会面对不少诱惑。这是个干事创业的重要职务，也是考验意志品格的关键岗位。

穷家难当！环顾政和，大山连绵，河川密布。县城老旧破败，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。县里没有几家像样的工厂，连县委大楼的墙上都有很多裂缝。

上任后，他与时任县长黄爱华作了一次深谈。“依我看，政和相对落后，反倒是个干一番大事业的平台。想想，咱们一起努力，在全国率先蹚出一条县域经济改革发展的路子，打它个翻身仗，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！”他微笑着，眼里放着光。

“不怕穷，就怕穷惯了。咱来个大战役，把信心士气提起来！”

开头两个月，廖俊波很少待在办公室，带着人马下乡、进厂、家访、夜谈……这位新来的县委书记，兜里会掏出什么牌呢？

当年8月18日，一个政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会议，在县城隆重召开。参加人员：全县2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；会议主题：政和怎么办；会议形式：务虚。

“神仙会”一开3天，每个人都要发言。

“落后地区，观念也可以领先！”廖俊波最后开了腔，“政和落后，主要是观念、干劲问题。”

“浙江也有山区，人家发展得怎么样？政和向东，过了宁德就是大海、港口，向北就是浙江、长三角，很快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就会修过来，我们条件一点不差。”

此时，他点起了“三把火”：一是深挖传统农业优势，抓好扶贫；二是全力突破工业、城市、旅游、回归“四大经济”；三是把原先分散的园区“三合一”，完善配套、提升档次。

何谓“回归经济”？大家听着新鲜。廖俊波解释：“光在上海，就有3万多政和人创业经商，他们想为家乡出力，可以动员他们‘回归’啊。”

他最后亮出底牌——自他开始，县里所有干部上一线。

建设集中的开发区，地从哪来？廖俊波穿上运动鞋，背着地图，带着人在城郊的荒山、河滩里转悠，然后会商，最终敲定了一片山地，分期开发。

钱从哪来？初期，光架桥铺路就要5000万元，可政和过去连30万元的项目都要上常委会。

“大家看，咱能不能先不建县委办公楼，搬出来分散办公，这不就有4000万元了吗？其他再争取各方支持。”廖俊波跟班子商量，“我们已经慢人一大截，等不得了！”

他找到县长说，无论做什么事，一般都有人赞成，有人不赞成，有人观望，所以下手一定要快。“认准的事，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！”

万事开头难，征地就是一难。于是，就有了县委书记做客农家的那一幕。

能去现场，就不在会场——园区开工，廖俊波恨不得吃住在工地。每天再晚，他都要到工地走一趟。没有光，就打着手电对着图纸看，或者让司机打开车灯照着看。

3个月后，征下了3600多亩地，无人上访；半年，首家企业达产；一年后，工厂招工的广告贴满大街小巷。当初被一些人认为是“画饼”的计划，连骨头带肉，摆在了人们眼前。

“这个园区，是廖书记一脚一脚踩出来的。”副县长葛建华说。

人大、政协的干部，过去很少介入具体经济事务，廖俊波动员他们都上“一线”。在老城区征迁中，他得知当时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绍卫威信高、有办法，就两次登门请贤。

“你看，我头发全都白了，怕力不从心啊！”许绍卫摆摆手说。

第三次登门，廖俊波手里多了样东西，一盒专门托人从香港带回的染发剂。

“老许，你不是嫌自己头发白吗？这个东西好，一用就黑，马上显年轻。”廖俊波打趣说，“城建没你出马，恐怕不成。”

“书记大人这么高抬我，我哪里还有退路，只能试试喽。”许绍卫哭笑不得。分手时，两人长时间地握了手。

第一条高速公路、第一个广场、第一座双向四车道的桥、第一个红绿灯、第一条斑马线……“过去县城的河上，几年建不起一座桥，俊波来了后，当年就干了5座，县里一年大变样。”魏万进说，“他做人很低调，做事却十分高调。”

“组织派我来，不是让我来过渡的，是让我来干事的。”廖俊波喊出了一句十分提神的口号——一切为了政和的光荣与梦想！

4年后，政和从“省末位”跨入增长速度“省十佳”，城市建成区扩容近一倍，3万多贫困人口摘掉帽子。政和干部的腰杆变硬了，说话声音变大了，在省市召开的会议上，也开始“抢话筒”、介绍经验了。

2015年6月，廖俊波光荣当选“全国优秀县委书记”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，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。

与时间赛跑

开发区，好像与廖俊波有着不解之缘。

大的任务有两次，一次是2007年，从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，调任荣华山产业组团管委会主任；另一次是2015年10月，在副市长任上，主抓武夷新区规划建设。

荣华山，位于闽浙赣交界的浦城县，历史上曾是入闽商路要冲。

廖俊波是浦城人，熟悉人情地理。但环顾一片荒山野岭，再掂掂手里的6个人、1台车和2000万元启动资金，难免让人泄气。

大家都清楚，落后地区建开发区，不是什么好工作，其中一个难处，就是招商，得到处求人。南平是山区，除了生态好，没别的优势。

荣华山离南平市都有3小时车程，外出招商，光赶路就让人吃不消。

可廖俊波不怕，他好像喜欢求人和赶路。

时间过去快10年了，廖俊波当时的副手刘晖明，仍难忘创业的艰辛，难忘廖俊波那股“疯劲”。

“那可是没白没黑地干啊！连着4个春节假期，全都用来招商。”刘晖明说，“俊波父母就住在另一个乡，离荣华山18公里，4年中，他就回去探望过一次。”

4年下来，那台越野车跑了36万多公里，平均每天超过240公里。

荣华山岁月，至今让刘晖明激动：“光从浙江引来的轻纺园，产值就有30个亿。”

“我和俊波，比亲兄弟还亲。现在一想起他，心里就痛。”刘晖明一边说，一边拭泪。

南平市委书记袁毅告诉记者，廖俊波工作过的岗位，都是任务最重、困难最大、问题最多、矛盾最复杂的，市里对他很信任。

担任副市长后，组织上安排廖俊波主抓武夷新区建设。

南平市区，沿河谷而建，发展空间局促。经国家批准，在北边调整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武夷新区，并且要把政务中心也搬过去。

虽然戴着“全国优秀县委书记”的光环，但廖俊波又干起了招商的活儿，开始到处求人。

他对同事说，招商没什么秘诀，说穿了就是几句话，“接待真心真意、交流专业专注、服务贴心用心”。

有外地客商来，他必亲自赶到车站、机场迎送，亲自陪同、讲解、考察。刘晖明说：“他向来这样，就连投资商的父母生病，都要我们带着去医院，挂号、找医生的事全包。”

“咱们是穷地方，人家来投资，需要千百个理由；人家不来，只要一个理由就够。”廖俊波经常念叨。

遇到符合产业规划的高科技项目，他日思夜想，号称要“跪地求婚”。

在他生命的最后45天，有22个晚上在开会，14个晚上在外出招商或者赶路。最近的一次，3天跑4个省，去了6家公司拜访。

驾驶员林军跟随廖俊波多年，他在车上长期备着“四件套”——衣服、雨鞋、雨伞和被子。那床被子，开车时廖俊波用，停车时林军用。

“领导，您不觉得累吗？”林军问。

廖俊波的解释是：带孩子够辛苦吧，但父母为何乐在其中呢？因为信念！人有信念，就不会觉得累。

如今已任政和县委书记的黄爱华，当年曾向廖俊波诉说过工作太多、时间不够，廖俊波劝导她：“事情总是越做越多的嘛。不做事，那才会没事呢。”

“肝胆”——他的农民朋友

“肝胆”一词，福建人常用来称呼最知心、最可敬的朋友，近乎大家常说的“铁哥们”。

廖俊波的“肝胆”很多，一位叫刁桂华，农民企业家。

几年前，拍下了新厂房土地后，因遭人构陷，她被异地拘押，土地出让金交不了，后来光滞纳金就需要上百万元，企业陷入生死之劫。

仅有小学文化的她，几年来到处上访、哭诉，甚至“拦轿喊冤”“见官下跪”……

去年4月，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悄悄指点她，等廖副市长接访那天，你再来。

刁桂华将信将疑，如期来到接访地点，第一次见到了廖俊波。

廖俊波听完情况后，微笑着说：“今天后面还有人等着。这样，你留下材料和联系电话，咱们改天详细谈。”

一个星期过去，刁桂华以为，这次又是一场空。

然而，周六早上7点，手机铃声响了。

“刁总，请问你今天有空吗？能不能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？”手机那头，传来廖俊波的声音。

路上堵车，车又坏了，刁桂华迟到了，下午1点多才赶到。

由于心急，加上虚弱，她在市政府办公楼的楼道里摔了一跤，小腿上蹭出几道血印子。

廖俊波闻声出门，把她扶进办公室坐下。然后，拿毛巾蘸上热水，为她擦拭伤口。

“不要急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

看着弯腰低头的副市长，刁桂华眼泪夺眶而出。

“真是老天开眼啊，让我碰上了好官！”刁桂华说，“我这些年被欺负、被冷落、被歧视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终于有人听了。”

刁桂华一边哭一边说，廖俊波一边问一边记，满满写了3页纸。最后，廖俊波递给她一张名片说：“再苦的经历，都会翻过去。你现在要专心把企业做好，把自己变强，以后的日子还很长。你的困难，咱一起想办法解决。”

几天后，刁桂华正在旧厂房里忙碌，廖俊波又打来电话，说要过来看看。

那天正好是“五一”假期，下着大雨。廖俊波一个人打车找了过来。没带伞，下车后用手遮着头，一溜小跑，进了车间。

他把工厂转了个遍，像兄长一样，和刁桂华谈起了办厂之道。

“你做麦芽汁饮料，芽的根部可以留长一点”“生产线离锅炉太近”“这厂房确实小了”……

“我知道有家饮料企业，设备是新的，但没有订单，你们合作好不好？”廖俊波立即打电话联系。

刁桂华告诉员工：“这是咱们市里的副市长，我们的事有救了！”

等廖俊波一走，员工就说：“你唬人吧！哪有这样的市长，连个车和跟班的都没有？”

再过几天，刁桂华又接到电话：“桂华，新厂房滞纳金不用缴了。”廖俊波的声音，兴高采烈。

“俊波市长可是我的贵人啊！我听他的话，不纠结过去，努力做到格局要大。”刁桂华说，她的产品现在卖到了南非、东南亚，年销售额3亿元，下一个主攻市场是美国。

冤情洗清了，新厂也有着落了，今年春节，刁桂华想给廖俊波送一只土番鸭，表表心意。但廖俊波笑着谢绝了：“桂华，等你新厂开工，舀一瓢热的麦芽汁给我尝尝就行了。”

天不遂人愿，廖俊波没有等到这一天。如今留给刁桂华的，是无尽的怀念……

另一位“肝胆”叫袁云机，也是农村妇女。

政和县石圳自然村，明清时是内河码头，舟楫往来，商客云集。虽然从一些老房子上，依稀还能看出点当年的风光，但颓败之态，连村民自己都觉得抬不起头。

2013年，袁云机带着村里9位姐妹，在家人和村里老党员的支持下，花了3个多月，清走500多车垃圾，开始改变“垃圾村”的环境。

这事传到县委书记廖俊波耳朵里，他立即赶来调查。然后，对着袁云机她们竖起大拇指：“你们这帮姐妹，了不起啊！干了一件大好事。”

他接着说，村子干净只是第一步，还要“绿起来、活起来、游起来”。“到那时，男人们就都跑回来了。”大家哄堂大笑。

“县里支持你们，咱把旅游经济搞起来。”廖俊波说，“赚钱的事你们干，不赚钱的事政府干。”

很快，石圳村完善了基础设施，房子翻修一新，引进了3家旅游企业。古樟古巷，小桥流水，成了远近闻名的“白茶小镇”。作为政和县首批“国家3A级旅游景区”，最多的时候，一天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。

廖俊波经常来，有时会带客商来，并拿着话筒，当起导游。见到袁云机，老是开玩笑：“云机啊，又变漂亮了！”

“他不是官，他是我老大哥，是和我们农民坐一条板凳的人。”袁云机说。

林小华，曾任邵武市委书记，如今已退休。他是廖俊波从中学教师成为政府工作人员，后来成为镇长、镇党委书记的引路人。听说记者在南平采访，专程从上海赶回，找到记者。

“现在人们总说政治资源，而俊波的政治资源就是老百姓，是群众的口碑！他对老百姓的爱，那是真爱。”

廖俊波出殡那天，送别的人群，将前后数十里的街道，挤得水泄不通。告别仪式上，吊唁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，络绎不绝，许多人情难自抑，泪如雨下。“花圈就摆了1500多个。这些花圈，大多是人们自发送的啊。”林小华说。

老百姓的泪水和怀念，是对一位好干部的最好祭奠。

是清水，就是透亮的

廖俊波之所以急着在南平买房，是因为他在市里的第一个职务，是政府副秘书长，负责协调、联系城建工作。

他跟妻子林莉说，这工作有风险，会有开发商来“围猎”。“咱有房，就可以一句话打发他们，也不会招人议论。”

钱不够，就买套二手旧房吧。还是不够，把邵武的房子卖了，再找家人凑了些钱。

廖俊波多次和林莉说，咱清清白白做人，就可以安安稳稳睡觉。

荣华山产业组团，一开始就有4000亩土地“三通一平”，工程很多，建设方负责人郑建华说，廖俊波没有介绍过一个熟人或亲戚来承包。

“谁要打着我的旗号拉关系、搞工程，你们马上拒绝，我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。”廖俊波走到哪里，都这样强调。

他和客商之间很“清”，到什么程度呢？南平市政府办工作人员吴慧强说，曾有一位很熟的外地客商拎了一盒海产品来看他，廖俊波一直追到电梯口，坚决退回，并说“你来找我，咱是朋友；你提着东西来，咱俩就不是朋友关系了，而是利益关系，这就把朋友看轻了”。

廖俊波相貌俊朗，注重仪表，整齐干净，给人的印象清清爽爽、精神抖擞。到政和上任时，带了两样东西，一个行李箱，一块熨衣板。

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，廖俊波想穿上新皮鞋，去北京接受表彰。在网上找到一双浙江产的鞋后，就把链接发给一位做电商的“80后”客商张斌，请他代买，因为没有支付宝。

几天后货到了，张斌给他送过去。廖俊波说：“电商真是好啊，哪里的东西都能买到。”说完，把368元塞到张斌手里。

“廖书记，我经济条件还可以，不就一双皮鞋嘛，我本来就想送您的。”张斌说。

“这怎么可以？收了鞋，咱就不像朋友了。”廖俊波调侃道，“辛苦费我就赖了啊。”

他也不是什么礼都不收，得分人。

一次，政和街头一位卖小吃的老人找到廖俊波办公室，手里提着一篮“东平小饺”，正冒着热气。“廖书记啊，这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小吃，您工作辛苦了，尝尝吧！”

“这我得收下！谢谢老人家了！”说完，当着同事的面，带头吃了起来。

回点什么礼呢？调离政和前，他在办公室里寻来寻去，眼睛扫到了一双雨鞋，自己只穿过一两次，觉得比较合适，就跑到街上送给了老人。

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勇，过去在邵武市当过书记，是廖俊波的老上级。今年春，廖俊波有次开会，约摸10点钟的样子会就散了。他闯进老上级的办公室，看到武勇吃剩的几块饼干，撕开就往嘴里塞。“老哥，早上太忙，还没吃早饭呢。”

后来武勇拿了两盒饼干，让人送了过去。廖俊波收下了。吃了一大半，剩下的，至今还放在新区办公室的书柜里。

武勇介绍，南平搞“百日攻坚”，廖俊波挂帅的项目有几十项，想想都受不了。他心疼廖俊波，后来答应挂帅养老项目，想为廖俊波分担一点点。

记者问武勇：“依你看，廖俊波是不是不近人情呢？是不是得罪过很多人？”

“大家都知道他是这种人，从不拉拉扯扯，三句话不离工作。”武勇说，“连我找他办点事，他都会拿原则直截了当拒绝，别人的面子更别谈了。时间一长，大家也就理解他了，会觉得自己境界不如他。”

罗志坚是南平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，此前曾任省委组织部二处处长，对全省的县委书记都比较熟。廖俊波是全国优秀县委书记，两人自然更熟。

罗志坚说：“我干组织工作多年，人见多了，像廖俊波这样坦坦荡荡、光明磊落的干部，不多见。他称得上是‘阳光干部’，通体透亮，没有杂质。”

远方，有更美的风景

微笑是廖俊波的招牌。但有一次，他收起了惯常的笑容。

那是2014年，去福建东山，学习谷文昌事迹回来。

他跟政和的同志说：“一名县委书记，身后能受到一方百姓如此爱戴！我问自己，能不能做得到？”

他的日记里，记下了那次参观的感受——“当地百姓‘先祭谷公，后祭祖宗’的习俗，确实在心灵上受到震撼。”“如果把我放到东山那么艰苦的条件下，我有没有毅力坚持14年？”

廖俊波的表情，还严肃过一回。

那年“七一”前夕，在北京接受表彰的那天。

当时还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罗志坚，一早在驻地碰上了廖俊波，刚想说句祝贺的话，就被他打断了。

“志坚，昨晚我没睡着。”廖俊波极其认真地说，“优秀县委书记这个称号太重了，我生怕辜负了党，辜负了老百姓。今后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，才能对得起这份荣誉。”

“俊波总是为别人着想。”魏万进告诉记者，省委统战系统曾支持政和一辆新车，廖俊波坚持给魏万进用，而他自己经常跑长途，坚持坐一辆旧车。

有一天快下班，政和一中校长魏明彦接到了廖俊波的电话，说想要一张全县乡镇干部子女的期末考试成绩单。拿到手后，廖俊波仔细审看，对几位成绩差的，详细询问了情况。

他紧紧握着魏校长的手说：“明彦同志，县里的乡镇干部，现在都扑在一线，他们顾不上关心孩子的学习，就请您和老师们多费心！我拜托了……”

在荣华山时，刘晖明曾提出希望调回市里，原因是家里有好几位病人。知道情况后，廖俊波眼圈红了，对刘晖明说：“老哥，这几年苦了你啦，是我官僚主义。我一定努力去办这件事！”

廖俊波从不向领导提自己的事，但刘晖明的事，他找了市领导好多次。事情办成后，廖俊波发了一条短信：“老哥，工作要拼，家里也别落下啊！”

在政和工作后期，随着建设步伐加快，需要再征土地。有人劝他，眼看就要换届，你可能调走，犯不着介入矛盾。

廖俊波说：“爱华是位女同志，干征地的事会很难，我这人冲锋陷阵惯了，把这事干下来，后面的人就轻松点。我这不还没走吗？”

黄爱华介绍，廖俊波就欣赏实干的人，有两种人他是看不上的，一是闹不团结的，二是不干事的。

他对干部的爱护，表现在严格要求，定出很高的工作标准。特别是注重抓政治学习。为推进武夷新区廉政建设，廖俊波主动找到市委常委、纪委书记陈熙满，邀请他去上党课。

他对干部的培养，表现在言传身教，润物无声。

廖俊波的同事，都说他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，从不发火，从不训人；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，很喜欢看他上台作演示，在投影面前，他声情并茂、豪情万丈，让人激动。

廖俊波外出招商、汇报工作，经常要带上各种图纸。后来图纸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大，就让身体壮实的新区干部熊华强背着。

熊华强说，这些图纸，都是廖市长的心血。

“做规划，我们眼光可能不够，但要穷尽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。要不留遗憾，不给子孙后代留麻烦。”廖俊波说。

第一眼看到武夷新区软件园初步设计方案，他就觉得有问题。“闽北是山区，为何要推成一马平川？造价高，还把生态优势给抹了。”后来，这个由大城市著名团队设计的方案，被否决了。现在的软件园，园中有山，山间有路，还省下4000万元投资。

……

“人生就像一列火车，不要只盯着车里的那些人和事，要多往窗外看。往远方看，就能看到更大的风景。”在日记里，廖俊波留下了这段诗意的独白。

他的远方，就是闽北的这片热土。

尾 声

廖俊波身上有一个谜——他的微信名，为何叫“樵夫”？

记者问过好多人，找不到确切答案。

有人说，可能他愿意像樵夫那样，四处开山辟路；

有人说，可能寓意他想像樵夫那样，为人们送去温暖；

有人说，可能表示他就把自己当成樵夫，做一个大山之子……

无论哪一种，这位辛劳一生的“樵夫”，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在闽北桐花盛开的季节，带着他无限的爱和无限的忠诚……